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八六八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868)	I
通過議程	I
阿根廷代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36)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八百六十八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68)

一. 通過議程。

二. 阿根廷代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36)。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阿根廷代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36)

一. 主席：依照本理事會第八六五次會議所作決定，本人現在邀請以色列代表就理事會席。

以色列代表 *Mrs. Meir* 應主席邀請就安全理事會席。

二. *Sir Claude COREA*(錫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阿根廷代表奉其本國政府的訓令，函請閣下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

“...審議因將 *Adolf Eichmann* 自阿根廷領土非法秘密移至以色列國領土而造成之侵犯阿根廷共和國主權一案，此項移送之舉實違反國際法條規及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並造成一種與保持國際和平不合的不安全感與猜疑”[S/4336]。

現在我們依照這種請求在這裏開會，我們必須在該函的範圍內研究我們所從事討論的不幸情況。

三. 昨天我們在這個會議廳中[第八六五次會議]聽到阿根廷代表清楚地、溫和地、很有力量地發表了阿根廷政府的理由，以支持所稱阿根廷主權已遭侵犯的說法；我們又聽到[第八六六次會議]以色列外交部長動人的、而且有時十分沉痛的陳述，籲請本理事會計及這個特殊案件的特殊情況，並向阿根廷政府和人

民表達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的歉意。我們曾極注意地傾聽這會議上其他同仁的陳述，我們又曾仔細地研究過阿根廷代表所提的決議草案，以及美國代表所提的兩件修正案。

四. 在這一切中，我們認為有兩件事十分顯明。本人茲擬略加論列。第一件是據說阿根廷主權被侵犯問題；第二件是此種侵犯是否有“道義方面的正當理由”存在問題。

五. 本案的主要事實並未引起嚴重的爭論。現在人人知道的情形如下：*Adolf Eichmann*——一提這個人的姓名就引起深切的厭惡和輕蔑，——由阿根廷境內“一羣包括若干以色列人在內猶太志願者”所逮捕未經阿根廷政府知悉，便交給以色列保安事務處，由該處於今年五月二十三日送交以色列政府。阿根廷共和國政府控稱，此種將 *Eichmann* 從阿根廷領土“非法地秘密地移交”的行為——就阿根廷政府而言，此種移交確係秘密舉行一點殊難否認——構成“對於阿根廷國家主權的公然侵犯”。

六. 這種被侵犯的“主權”是什麼？在什麼地方發生了這種侵犯？是誰作了這種侵犯的行為？這些都是適切的問題。

七. 本人認為在這樣一個莊嚴而博學的集會中無須進行法律上主權概念的分析。現代自主國對其領土內的一切人士和事物有行使最高主權的完全權力，對這種意見是無人能表示嚴重異議的。

八. 這種主權乃是一個國家作為一個國際法人的特質之一。據國際法的規定，每一個國家有權要求其他國家避免任何構成侵犯其領土最高權的行為。同時國際法又規定每一個國家有義務避免對其他國家發生這種行為。我們可以引述博學的著作人 *Oppenheim* 的話：“在一個國家的領土範圍內的一切個人和一切財產都在這個國家的管轄和支配之下，外圍個人和財產一旦越過國界立即在該國的領土最高權之下。”¹

¹ L. *Oppenheim*, 國際法：通論，第一卷，和平，第八版(*H. Lauterpacht*輯)，倫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一九五五年，(英文本)第二八七頁。

九。這些就是和本案有關的主權的屬性。無疑的，阿根廷向我們所控訴的主權被侵犯一節就是指這而言。這些主權是被誰侵犯的呢，又是如何侵犯的呢？

一〇。以色列外交部長曾向理事會稱——誠然以色列駐布埃諾斯艾萊斯大使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日致阿根廷外交部的“口頭節略”[S/4342，第一節]已說得很明白——Eichmann 是事實上被“包括若干以色列人在內的猶太志願者”所逮捕的。我們從這可以推斷這些人並非以色列政府的特務。我們承認熱心的個別公民的行爲並非總能正當地歸咎或歸功於他們所效忠的政府。我們深知自主國政府很少須對個別人士爲“推動他們的深切感情”所驅使的自發行爲負責。我們很了解人們心靈上的深切激動，這種激動有時驅策人們採取行動，雖使其政府感覺窘迫亦所不顧。這些情形是我們了解的，甚至是我們可以不必計較的。可是就本案而言，我們不能完全忽視以色列政府對關係個別人士的行動明白表示贊許。我們從 Eichmann 移交以後不久以色列政府若干人員言論所能獲得的唯一合理推斷是：以色列政府贊許，縱容這種行爲，因此多少視爲自己的行爲。

一一。由於 Eichmann 的逮捕和移交的方式以及以色列政府因縱容而承認這種行爲，遂使阿根廷政府控訴以色列的行動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權。誠然，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計及五月二十三日以色列總理在國會中所發表的陳述。茲引述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的以色列文摘。以色列總理說：

“本人必須奉告國會：對於所謂‘猶太問題最後解決’，即消滅歐洲六百萬猶太人一事應與納粹領袖一道負責的納粹最大戰犯之一 Adolf Eichmann 已於不久以前被以色列保安事務處尋獲。”

一二。一個國家派遣特務前往另一個國家領土逮捕被控犯有罪行的人士，顯係違背國際法。根據此項命題，倘若說，一國縱容或贊許人們前往另一國拿捕他人，則這種行爲也是同樣地違反國際法：我們便覺得很難否認這種合理的推論。因此若說以色列政府方面確有侵犯阿根廷主權的情事，這種意見錫蘭政府不得不予贊同。

一三。誠然，爲對以色列政府和它的非常卓越的外交部長力求公允起見，本人必須說，他們自己也承認上述意見，而且已經忙於表示遺憾。以色列政府一九六〇年六月三日節略指出，“如果志願小組違犯了阿

根廷的法律，或在阿根廷主權範圍內干涉了事項”，則以色列政府要表示遺憾 [S/4342，第一節]。以色列卓越的總理 Mr. Ben Gurion 一九六〇年六月七日致 President Frondizi 函中兩次承認阿根廷現在這件控訴案中的實質。函內說：“本人並不低估那些捕獲 Eichmann 因而終於結束長期搜尋的人等正式違犯阿根廷法律的嚴重性”[同上，第二節]；後面一段中：“本人深信……閣下會接受我們對於可能已犯阿根廷共和國法律的任何情事所表示的最誠摯的遺憾……”[同上]。昨天 Mrs. Meir 本人對於任何侵犯阿根廷主權之處也表示了最充分的——而且我們毫不懷疑是最誠摯的——歉意。

一四。此等意見使本人想到本人在開端時指出須加考慮的兩事項中的第二項：即此種侵犯是否有“道義上的正當理由”存在的問題。

一五。有一項意見貫通了以色列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聲明。似乎有一條線索將六月三日的“口頭節略”、Ben Gurion 總理的六月七日函和昨天以色列外交部長在本理事會中所發表的動人演說聯結在一起。這是一條人類情感的柔絲軟索，是一條深切同情於數百萬在 Eichmann 及其同類手下遭受不可想像的折磨的猶太人的柔絲軟索。他們一再表示必須予以了解“此項行爲的深遠動機和至高無上的道義理由”。以色列總理致阿根廷總統函中曾籲請他“諒解那些遭受此種經驗的人們的心靈上仍然存在的深痕。”

一六。昨天我們以深切的感情傾聽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猶太人在德國佔領下歐洲殉難的事蹟。我要在此時此地向以色列外交部長保證我們深切同情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下所遭遇的苦難；我們對於他們在該時期身受不人道的可怕罪行所懷的深厭痛惡，表示同感。雖然我們自己在世界上我們的地區也曾遭受戰爭破壞的苦難，可是我們很幸運地逃避了六百萬猶太人在納粹佔領下歐洲所遭的命運，我們俯首靜默追悼他們。不論何種的歧視，我們一向一律反對。我們對於此種抑制性歧視的受難者一向表示同情。我們要在這裏重申我們致力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致力於人類在爲和平及正義而作的共同努力中不要考慮種族、宗教和膚色的原則。關於這一點，我們竭誠贊同今晨突尼西亞代表就同一事項所表示的感想。

一七。鑒於猶太人所遭遇的慘痛經驗、復鑒於法西斯主義竟能征服世界歷一個短時期、復鑒於上次大戰使人類遭受的痛苦，我們必須殫精竭慮建立一種基於法治的國際共存的雰圍。任何正義制度、任何和諧

存在的秩序，最後必須以法治為基礎。法律對於國與國在國際社會維持和好關係的重要性正和人與人在由各人組成的社會維持和好關係的重要性一樣。文明社會上沒有任何個人不論就其本人的觀點而言，如何正當、如何自然、如何禁止不住，絕對不能侵犯其鄰人的權利而不受責難。國際社會也必須如此。我們承認有道義上不可避免之事，有利益與義務發生衝突的情形，也有痛苦遺留在人們心靈上的深創痕。我們甚至還打算承認“內心上禁止不住的道義力量的驅使”。

一八．倘若所破壞的一項基本法則，不僅是技術性質的事項，而且是國際秩序方面審慎構成的微妙的體系基礎所在的法則，而企圖以“歷史正義”或“不可抵抗的內心力量”那樣既主觀又不確定的概念為理由來辯護，則這種學說我們要明確地說我們絕對不能贊同。我們希望我們說這句話能獲各方諒解。Eichmann 案的不道德和犯罪行為當然是如此令人吃驚以致主張上述學說的人可以拿來作為一件理直氣壯的例案。可是以後的案件，或者在此以前不久發生的各案，就道義原則而言未必如此易於分類。一個國家豈不能以國家的“安全”或“重大利益”作為道義方面的正當理由來進行一種構成侵犯另一國家主權的行為？一國的愛國公民豈不可以受“不可抵抗的內心道義力量的驅使”而綁架已逃入另一國的聲名狼藉的賣國賊？這事是否可以允許？又有誰來作此決定？

一九．臆測的範圍很廣，從事主觀的研究誠然是極富誘惑力的。不論某一特定的行為途徑由於特殊情況而成為如何合理，我們必須審慎地使基本原則不致經過一種逐漸削減的過程而終告消滅。在世界的現狀下，我們不堪回到 *Leviathan* 的境界“彼此互相殘害”。特別是較小的國家，像錫蘭和以色列那樣的國家，覺得國際法上的公認標準是它們的最可靠的保障，是它們最強有力的武器。法律便是法律，必須為我們大家所尊重。在我們的各種國際機關和本組織的這個形成階段中，我們不能鼓勵任何會員國採取足以使國際法律原則受制於片面行為的任何舉動。在諸如此類的情形下，如果我們允許訴諸片面舉動，或以行為的方式，或以不行為的方式，不論情況使這種行為看來如何合理，我們這樣做必須自行擔負危險，而且嚴重地危及過去十五年的成就。因此，我們全體會員國都集體地受憲章的責成，須鼓勵國際法的逐漸發展。在此時際我們都能顯示我們對憲章的忠誠。本人本着這種精神敬向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致詞。這兩個會員國之間關係甚

為和好。本人擬請他們注意；互相尊重各國主權實為國際秩序與和諧的基礎。阿根廷代表是以這為基礎，向本理事會陳述理由。

二〇．以色列政府承認就目前這個案件而言，阿根廷那些權利被侵犯的情事或已發生。我們認為以色列政府鑒於各方在本理事會中所表示的意見會首先覺察到國際誠信組織和國際法體系方面所遭受的損失須加彌補。我們深信在此種覺察中以色列政府會作一些積極的表示，“正式道歉和賠償”。前此本人曾提及遺憾和道歉的表示，這兩點已經辦到了。我們極希望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政府會接着更進一步，以期本案所違背國際法的事件可獲一種妥善的賠償辦法。

二一．我國代表團懇切希望該兩國政府會立即就某種賠償達成協議，藉使兩國相互關係恢復以前的友善性質，如此並可重申法治至上。

二二．在本年五月和六月接連兩個月中，本理事會曾兩度須處理因違背舉世公認的原則——即主權國的領土完整——的事件而發生的情勢。每一次的當事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它們都曾承受憲章規定給它們的義務，即避免和防止蔑視此種重要法治制度的任何行動。我們對於此種情事的發生次數不無感覺焦慮。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上個月剛才發表的宣告會獲得所有會員國——大小各國——注意。

二三．為了這一切理由，¹在這一一切的情形下，我國代表團願意支持阿根廷代表所提的決議案[S/4345]及美國所提的修正案[S/4346]，深望如此我們能根據承認法治至上為國際關係的準則，覓致國際間和平共存之道。

二四．主席：現在本人要以中國代表的資格簡單的說幾句話。這些年來，本人傾聽了而且參加了安全理事會的許多辯論。據本人看來，這一次的辯論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兩直接當事國的代表莊嚴地、誠摯地向我們保證，他們的國家即阿根廷和以色列彼此之間友好關係，同時他們兩國政府希望將來此種關係繼續維持並且進一步發展。

二五．本人和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常任代表進行初步諮商時，Ambassador Amadeo 和 Ambassador Comay 向本人所說各節中表示得如此明白而誠懇的此種友好口氣，使我獲有深刻印象。因此，理事會允宜在阿根廷所提決議草案中增添美國代表團所提的正文第三段。

二六。本人所說的一切，將依據促進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傳統友好關係的願望。此次辯論所涉及的爭端至為複雜。以色列頗覺得在處理 **Eichmann** 一案，它極少選擇餘地。它覺得在道義上不得不採取它所已採取的措施。請允許本人指出，我國政府和人民對於 **Eichmann** 一案與以色列有同感。對我們而言，道義方面的任何譴責之詞絕對不嫌太強烈。如果中國人民聽到或者讀到以色列外交部長所說關於希特勒的所謂猶太問題的“最後解決”以及 **Eichmann** 在執行此種解決中所負任務各節，則全體中國人民當會異口同聲地說 **Eichmann** 必須依法予以處分。

二七。同時，阿根廷政府也覺得在此事上它殊鮮選擇餘地。阿根廷認為必須將此案向聯合國提出，因為在阿根廷逮捕 **Eichmann** 並將他自阿根廷移送以色列，蔑視了阿根廷的主權和國際法所規定的正常程序。人們不能盼望阿根廷對於此種侵犯其主權的情事視若無睹。

二八。 **Eichmann** 案本身不使逮捕者所用的不正常的方法得到某種程度的寬恕，但此處涉及一項基本的大原則，即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如果此項原則竟被削弱，則對於國際秩序方面的後果誠然非常嚴重。我國代表團要表示不贊成逮捕 **Eichmann** 者所用的不正常方法。

二九。我國代表團還要表示支持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絕對不得有任何例外。本人認為阿根廷決議草案溫和合理，故決定投票贊成。同樣，本人決定投票贊成美國代表團所提的修正案。

三〇。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要請阿根廷代表對下述問題作一答覆。阿根廷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的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

“請以色列政府依照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條規作適當賠償。”

阿根廷代表在發言時稱：“此種賠償將...為交回 **Eichmann** 並懲罰負責者”[S/PV.865，第十二段]。

三一。本人的問題如下：阿根廷代表是否維持此種意見？換言之，阿根廷在該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中所提及的適當賠償是包括將 **Eichmann** 交還阿根廷當局處理的要求？是，抑或不是？

三二。主席：在本人的名單上還有一位發言者；如果阿根廷代表不反對，在他答覆以前，本人要請那一位發言者說話。

三三。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本人第二次要求發言，以便簡短地解釋我國代表團對阿根廷決議草案及美國修正案的投票意向。

三四。本人在第八六六次會議發言時曾說，阿根廷決議草案在處理主權問題上和聯合王國的意見是一致的。本人保留在後一階段就案文作進一步評論的權利。本人又曾解釋聯合王國支持 **Mr. Lodge** 所提修正案的理由。

三五。據我們的了解，美國修正案如經接受，則修正後的決議草案第二及第三兩段必須一道看，並須參照已進行的討論和各方在理事會中所發的言論加以解釋。

三六。美國代表促請各方注意：這件決議草案如經理事會通過，則將給予阿根廷以極重大的滿足。再者，以色列政府已就違犯阿根廷法律一點，正式表示遺憾。聯合王國代表團也認為此等滿足可合理地視為適當的賠償，應能使我們所討論的事件終結，而不致危及兩當事國間迄今如此和好的關係。我們誠然很有信心地希望：在一個使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發生極大困難的爭端在聯合國中經過澈底討論後，該兩國將能——用美國第二件修正案中的語句——增進其傳統的友好關係。

三七。根據這種了解，聯合王國將投票贊成阿根廷的決議案及美國的修正案。

三八。 **Mr. AMADEO** (阿根廷)：在這個辯論行將結束的時候，請允許本人簡短地總結我國代表團對於我們的審議結果的印象。

三九。首先，理事會所有理事都承認我們所提事件基本上是正當的，本人要對他們表示深切感激。他們固然沒有用同樣的話語表示承認，但他們中沒有一人拒絕我們所作的阿根廷主權曾被侵犯以及我國應該得到適當賠償的主張。

四〇。我們注意到此項裁定完全沒有受到其他任何考慮的影響，誠然，十分令人興奮，特別使我們這些願見國際關係受以法律表示的正義統治所支配的人，感覺興奮。

四一。以色列代表已經陳述了她本國的意見。本人無意就她的意見和我們的不相同的幾點，從事爭論。

本人僅僅要說——本人以前業已說過——就本案而言 **Adolf Eichmann** 被控的罪狀雖然令人印象深刻，卻不能用來對付我們，因為我們向聯合國要求的是賠償我們被侵犯的權利，而不是使這些罪狀免受刑罰。

四二．至於由以色列代表提出並由蘇聯代表剛才複述的明確問題，即“適當賠償”的意義是什麼一節，我國代表團認為阿根廷或理事會其他任何理事國都沒有特殊義務對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提供解釋。我們各人可以對我們面前的案文作我們自己的解釋。它們乃是個人的解釋，只有對於那些作解釋的人才具有法律力量。決議案一經安全理事會通過，當事國便須考慮該問題，並採取必要步驟確保該決議案妥為解釋並依法加以適用。

四三．至於美國代表所提的兩件修正案——此等修正案最好稱為附加案——，我國代表團不難接受。第一件修正案反映我們自己在這一次辯論中，就譴責種族迫害所表示的意見，也反映我們認為每一種罪行應依法予以適當懲罰的堅定信念。至於第二件修正案，我們也不難於表示同樣希望改善兩國間的關係。我們很清楚地了解這種改善與以色列履行本決議案的規定有密切的關係，——如果這件決議案經理事會通過的話。

四四．為了此等理由，本人擬請主席將決議案全文付表決；各修正案無須單獨表決。

四五．若干代表對於有此不愉快的事項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點，表示遺憾。他們儘可放心，我們對於決定此項步驟也深感遺憾。但我們相信，果如我們之所希望，從此等研討產生出一個我們所建議的那種決定，一個與人無害的公平決定，則望將切實幫助理事會提高威望，且使已為此意外事件所遮暗的氣象易於澄清。

四六．最後，我們重申一項信念：我們將此事項向理事會提出，實已表示我們對於聯合國的道義力量抱有堅定的信心，同時我們已使大小各國重新肯定申述一項信念，各項原則只須在聯合國機構內加以維護，便不致成為具文。

四七．**Mr. BERARD** (法蘭西)：本人在上次會議陳述意見時曾論到我國代表團在審議我們面前的事項時所根據的各項考慮。本人曾特別強調這種意念：在暫時失和的兩國間重新建立和平與和諧，端賴此等國家本身。阿根廷和以色列代表的陳述指出已作成圓滿安排，本人對此深感欣慰。

四八．本人不擬掩飾我國代表團對於擬議的決議草案是否宜於通過一點，深感懷疑，蓋恐此項爭端不因該草案而獲解決，而有再度激起的可能。因此，我國代表團對於美國代表[第八六七次會議]和阿根廷代表所作闡釋，甚為重視。

四九．本人曾說，我們希望阿根廷政府確保其主權受尊重的堅定而合法的決心不再含混不定。阿根廷代表說，阿根廷有取得賠償的權利。我們察悉多次表示的遺憾和道歉，而且誠然剛在昨天以色列的最高當局作了這種表示，我們認為在我們這次的討論中阿根廷政府已經從這些感想的表示獲得了它所企圖得到的滿足。

五〇．由於現在提出的修正案文業經大家一般接受，認為乃是一種最後解決，象徵兩國間新近獲致的和諧，我國代表團將支持該案。

五一．**Mr. AMADEO** (阿根廷)：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稱，“爭端當事國不得投票”。我國代表團不欲從法律方面或程序方面分析此項用語適用於我們現所審議的一案的問題，但為了處理得體起見——本人深信理事會了解這一點——，本代表團請主席，並經由他請理事會允許我們不參加投票。

五二．**主席**：阿根廷代表完全有權不參加投票。一會兒以前他告訴我們說，他接受美國代表團所提的兩件修正案。他又說，他希望將這些修正案視為決議草案的一部分，並希望將他的決議草案包括修正案在內整個地付表決。由於載有修正案的文件[S/4346]清楚地指出此等修正案文應列入阿根廷所提原決議案[S/4345]中何處，我們現在將該文件同時付表決。

經舉手表決。

贊成者：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突尼西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無。

棄權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出席而未投票者：阿根廷。

經修正後的決議草案，以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二。

五三．**主席**：本人現請波蘭代表解釋投票理由。

五四．**Mr. LEWANDOWSKI** (波蘭)：本人要簡短地說明剛才我國代表團在經修正後的阿根廷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付表決時棄權的理由。

五五．據我們的意見，如在這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涉及戰犯 **Eichmann** 的整個問題有兩個因素。其中

一個是國家主權問題；就本案而言，這個問題促使阿根廷政府對以色列政府提出控訴。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如何處理 **Adolf Eichmann** 和他過去的罪行應怎樣依法處理問題。我們在向上次會議一般辯論中發表的陳述內曾籲請理事會：在我們的審議和決定中絕不應有任何一點可解釋為只對 **Eichmann** 和其他尚未懲處的戰犯有利。簡單地說，我們希望第一個問題不使第二個問題晦澀不明。

五六．波蘭堅決主張維持和嚴格遵守主權原則，一向反對而且將來仍要反對違背此項原則的一切企圖。因此，如果這件決議草案逐部分別付表決，我們一定會投票支持直接處理這個問題的各項規定。可是不幸得很，據我們的意見，該決議草案的其他部分——特別是正文第二段——對於第二個問題即 **Eichmann** 的前途問題，並未提出一個明白的辦法。阿根廷代表對蘇聯代表詢問所作答覆，其實是未作答覆，沒有解除關於這個主要問題的含糊和疑慮之處——本人深信不僅波蘭代表團懷疑而已。再者，我們深恐該項措辭的含糊足以引起有利於 **Eichmann** 本人和目前不論居住何地的其他戰犯的解釋。我們以前指出，許多戰犯居住在若干國家，逍遙法外，在許多情形下，且在設法完全恢復其十分可惡的統治，人數之多，令人不安。

五七．因此，雖然我們在這裏聽到若干代表保證他們對於整個決議草案的解釋是基於承認 **Eichmann** 有罪，但就該案的現有文字而言，仍有作其他相反解釋的餘地。

五八．這些理由使我們不能支持阿根廷決議草案，同時為了同樣理由，我們要以受納粹壓迫而尚生存的受害者的名義，為悼念數百萬死於納粹手中的人起見，表示我們希望 **Eichmann** 案會促使一切國家，凡尚有未因所犯罪行而受審判的戰犯在其境內者，採取有力行動，進行逮捕此等戰犯，以期交付裁判。

五九．**Mr. SLIM**(突尼西亞)：本人要就理事會剛才所通過的決議案簡短地解釋本人的投票理由。

六〇．今日上午本人發言陳述突尼西亞代表團的立場時說，本人不能投票贊成第二項美國修正案的用語。由於突尼西亞政府絕不承認以色列，本人不能投這樣一種票而不造成一種曖昧情勢。

六一．本人投票贊成包括阿根廷代表團所接受的這些修正案的決議草案全文。可是為確保各方清楚地、正確了解我們所採取的任何立場計本人要指出：我們

所投的票不得解釋為有暗含或明白表示突尼西亞在事實上或法律上承認以色列的意思。

六二．**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覺得必須簡短地解釋何以它在阿根廷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表決時棄權。

六三．首先，本人已在理事會第八六六次會議上就阿根廷所控主權被侵犯一節發言時指出，蘇聯一向竭力主張在國家間的關係上嚴格遵守公認的主權原則，而且認為凡以產生違背該原則事件為目的的任何行為是不能允許的。

六四．可是，該決議案載有若干規定，關涉對於有關 **Eichmann** 的逮捕情況的估價，而據我們的意見這種估價，越過事實上的正當限度。舉例言之，我們認為與逮捕 **Eichmann** 有關而經以色列政府表示道歉的行為，不能視為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們覺得這種解釋是無理由的。

六五．其次，決議案指出 **Eichmann** 對人類所犯可怖的罪行，應予以適當的裁判；本人無須說這是我們所支持的。

六六．此項文詞，無懈可擊，足以表示全球人民對於納粹罪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人道罪行所懷的義憤。可是該決議案同時又載有若干足以削弱安全理事會承認必須譴責 **Eichmann** 影響的其他規定。本人在此處所想到的，是在該決議案中有些部份，可使那些要繼續採取某種政策——與聯合國的國際協定與決議案不合的政策——容忍戰犯且使他們能逃避其法律責任的人有理由企圖將理事會今日的決定以及這件決議案的通過這一事實，解釋為承認——即使是間接承認——這種政策是可以容許採取的。

六七．說了這些話以後，本人要十分明白地指出一點：我們也和理事會其他理事一樣，完全認為理事會正文第二段在任何情形下不得解釋為給予理由以便提出任何主張，要求將 **Eichmann** 交回他多年來逃避其所犯罪行的裁判而居住的國家。同時我們認為該段故意含糊其辭，殊不能令人滿意。

六八．第三，該決議案決不應解釋為寬恕 **Eichmann** 所犯可恨的罪行，這一點，據我們的意見，務須由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大力支持其實施。

六九．本人必須再度指出，許多戰犯未受懲罰，而且正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北大西洋組織的各機構中擔任要職，這一事實正在便利那些積極的報復主義趨

勢，這些趨勢足以使法西斯主義在西德復生。這一事實造成一種對於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嚴重威脅。

七〇．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都有義務積極打擊這些犯罪份子。他們在西方國家的默許和直接支持之下又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北大西洋組織中當權，且正在陰謀對人類進行新的罪行。制止這些黑暗力量的企圖、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和維持國際和平的鬭爭，凡此種種，仍舊是聯合國的最重要和最神聖的義務。

七一．Mr. LODGE(美利堅合衆國)：昨天蘇聯代表居然娓娓談及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擔任職務的前納粹黨員。據本人看來，這種陳述對於討論中的事項是否有關殊屬可疑。今天他又提到這件事。可是本人注意到他完全沒有提及在共產政權下的東德擔任職務的納粹黨員，這一點本人認為是一種很奇怪的遺漏。Mr. Sobolev 是一個很徹底的人，可是他竟遺漏了東德共產政權所僱用的納粹黨員。

七二．因為 Mr. Sobolev 開頭談及這個題目，本人認為現在理應指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爲了前納粹政權的可怖罪行曾向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賠償大筆款項。順便提一句，聯邦政府對於這種罪行是不負責的。東德當局完全拒絕作這種賠償。它們沒有作任何賠償。

七三．本人認為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於所捕獲的並經法院宣告有罪的戰犯繼續隨時檢舉。就是在今天的紐約時報中也有一則消息說，Dachau 地方集中營的一個看守人已被判終身服苦役。本人認為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在東德政權中有許多納粹黨員在供職。一九五八年在所謂人民議會改組時，納粹黨員的數目從二十九人增至四十七人。東德最高法院院長 Dr. Kurt Schumann 和所謂人民議會法律委員會主席 Siegfried Dallmann 等兩人都是納粹黨員，Schumann 從一九三七年，Dallmann 從一九三三年起。

七四．一九五九年東德參加外交部長會議的代表團發言人是一個名叫 Gerhard Kegel——在東德外交官中當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位——他是從一九三四年起的一個歷時甚久的納粹黨員。本人這裏有一本叫做“Ehemalig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Pankows Diensten”的小冊子，本人把這個名稱譯爲“在 Pankow 服務的前納粹黨員。Pankow 是所謂東德政權的首都。這是最近出版的，日期是一九六〇年四月，由“Untersuchungsausschuss

Freiheitlicher Juristen”發行，本人將這個機構譯爲“自由法律學家調查委員會”。

七五．人們無須通曉德文便能知道這本小冊的一大部分，因爲內中有東德共產政權下供職的納粹黨員名單，計有二二〇人；本人再說一遍，計有二二〇人。因此，本人僅僅要指出 Mr. Sobolev 並非對暴露納粹黨員真正感覺興趣，因爲如果他真正感覺興趣，他會提到東德的納粹黨員。他僅僅有興趣毀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七六．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要告訴 Mr. Lodge：本人歡迎這個機會談論納粹黨員正在西德和世界其他地方做些甚麼。Mr. Lodge 舉出 Dachau 地方的集中營的看守人最近在西德被處刑的事作例證。集中營的前看守人在西德被處刑這件事當然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但這裏有一樁很有趣的事實：在社會民主黨的公報“Parlamentarisch-Politische Pressedienst”中，據指出現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雇用的一一，〇〇〇名法官和警察官中，一，一四六名被控曾在納粹政權下犯過罪。

七七．這種事實表示甚麼？它表示在納粹政權下執行消滅人、種族主義和奪取其他國家的政策的那些個人現正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權。事實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若干部長正在爲他們所犯戰爭罪行而被控告，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罪行而被審訊、判罪處刑。

七八．本人以前說過，這些個人中所包括的首先是難民部長 Dr. Oberländer。這個人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納粹黨員，而且還是在納粹政權下在最高階層擬訂和執行政策的人。現在他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統治者之一。

七九．還有 Dr. Schroeder，他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內政部長。最後，還有 General Speidel。他也不是集中營的看守人；他是納粹軍隊中的將軍，現在是北大西洋組織陸軍總司令。

八〇．清算曾經加入納粹黨的一切個人不管他們做過些甚麼事，這是不成問題，而且從來沒有成爲問題。本人要向 Mr. Lodge 說：要緊的是那些犯了戰爭罪行或是負責納粹政權的不人道政策及其侵略政策的人應該交付裁判，而不應該容許他們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實行侵略政策。這是本人的第一項意見。

八一．本人的第二項意見是這樣的。我們控訴——而且這種控訴業經證明——以前希特勒的親信份子重

新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出現，而且正在採行一種報復主義政策，同時法西斯主義也已經恢復。有許多證據可以支持這個論點。現在不是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本人十分願意在適當時機討論這個題目。實則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法西斯主義再生的真正危險，還有報復主義的真正危險。這種危險首先對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鄰國是一種真正威脅，鄰國的人民遭受納粹的侵略最為慘痛。因此，我們蘇聯人大聲疾呼，對這種危險提出警告。

八二．本人絕未聽說東德方面有報復主義重新發生的情事。這種控訴是不能提出來的，因為一個簡單理由，即此種控訴沒有事實為證。

八三．Mr. LODGE(美利堅合衆國)：蘇聯代表以 General Speidel 為其主要議論的根據。其實 General Speidel 曾反抗希特勒，企圖推翻他，所以本人認為從蘇聯觀點而言，General Speidel 不是一個十分令人信服之點。如果我們要着手以將軍配將軍，則本人這裏有一張德國將軍的照片，他是在東德共產政權擔任職務的納粹黨員之一，即 Arno von Lenski, Generalmajor——本人猜想這個字的意義就是少將——他是穿着制服的。因此我們可以花很長的時間玩這個遊戲。

八四．真相已經畢露；Mr. Sobolev 洩露了秘密，我們反對任何地方的納粹主義，不論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東德、在蘇聯、在紐約、不論它在任何地方發生。Mr. Sobolev 反對它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發生，因為他不喜歡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但是他很喜歡東德共產政權中有納粹黨員，因為他可以把他們放在那裏為共產主義工作。這就是全部真相。事實就是這樣簡單。在這種結論上本人要讓出發言權。

八五．主席：這種辯論已經越出常軌。我們繼續進行這種辯論愈長久，它離開我們的主要事務也愈遠。因此，本人要提出一項請求：這項請求在本人再度將

發言權給予兩發言者以後——而且本人希望他們的發言會很短——我們就可結束這個題目。

八六．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不擬替 Mr. Lodge 說話。但同時本人也不給他代本人說話的權利，說本人主張是甚麼。本人自己可以說本人的立場是甚麼。本人認為已經把這種立場解釋得充分清楚。

八七．我們正在而且仍將繼續對全世界各地區法西斯主義和報復主義的再生進行鬭爭。但是現在，就在此刻，法西斯主義又在西德出現。這種危險為一種事實所加強：報復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正在德意志重新武裝的時候發生——也就是在將致命的武器正在交給那些法西斯主義者和報復主義者手中的時候，這些武器將能使它們實現其計劃。

八八．蘇聯曾經一貫大聲疾呼，而且仍將繼續大聲疾呼，就是要反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西方國家的默許之下執行這一種恢復法西斯主義和報復主義的政策。

八九．Mrs. MEIR(以色列)：理事會各理事對於納粹政權所犯的空前罪行，特別是 Adolf Eichmann 被控的各項罪行，一致表示厭惡和反感；我國代表團和本人對於這種表示深為感動。

九〇．自從以色列立國以來，我們的目的是和一切國家友善相處。本人要重申我們遵守各國關係必須基於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平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這一項原則。

九一．我們珍視我國與阿根廷共和國的傳統友誼關係。理事會各理事曾表示他們懇切希望此種關係繼續保持。本人可向理事會保證，這就是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的誠懇願望。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a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M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衆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868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1-17400
Feb. 1962-100